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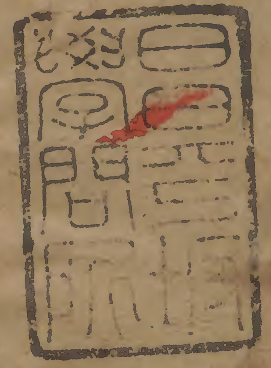
# 獻通考

七十六之七

鄧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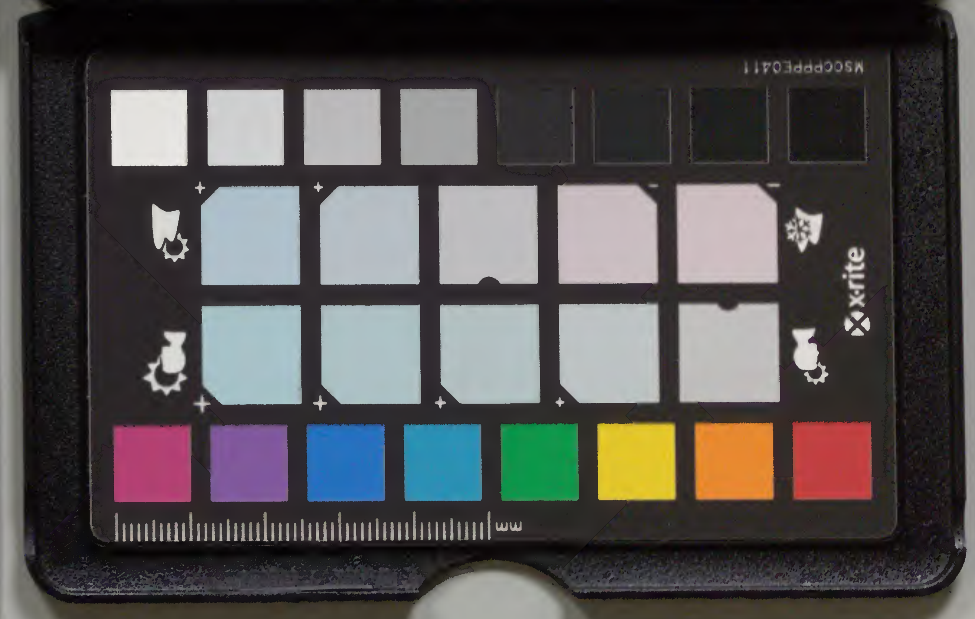
三十一

內閣文庫			
五	二	漢	
五	四	書	
函	冊	號	類
八	二		
	〇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四	書	
函	冊	號	類
三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 32 )	
函號	294	3



通考卷之七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祀后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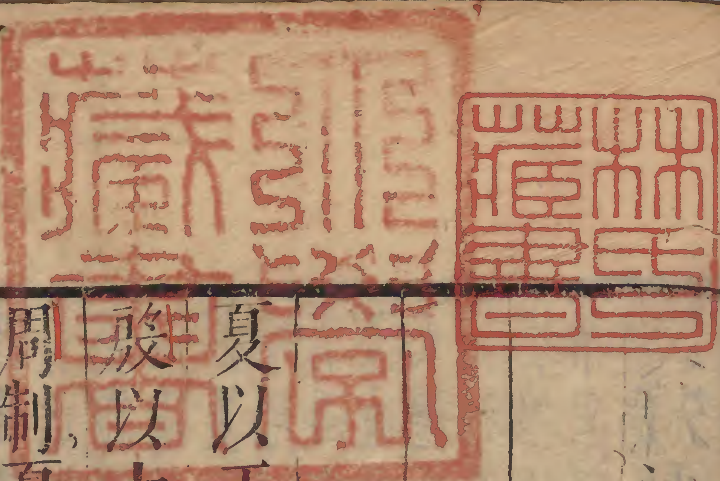
漢章文庫

夏以五月祭地祇  
殷以六月祭地祇

周制夏日禮地祇於方丘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

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比郊二也或云建中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知方嶽之神是崑崙者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



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  
 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  
 澤也。○張騫贊班固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  
 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  
 大夏之後窮河源惡暗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  
 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左傳凡  
 祀啓蟄而郊疏曰鄭玄注書多用識緯言地祇有二  
 有崑崙之神又有神州之神唯鄭玄立為此議而先  
 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以黃琮禮地。禮謂始告神時  
 登論引羣書以證之。以黃琮禮地。禮謂始告神時  
 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琮入方  
 象地。○疏曰云琮入方以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  
 有四方是入方也易云天玄牲幣放其器之色。注疏  
 而地黃今地用黃琮隨地色。牲幣放其器之色。見祀  
 天禮已上。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者以象地數二  
 禮地玉幣。兩圭有邸以祀地。也。僞而兩邸祀地謂  
 北郊神州之神。○僞昌絹反。○疏曰云僞而兩邸者  
 案王制注卧則僞彼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  
 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僞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  
 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春

瑞楊氏曰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即  
 此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義與四圭有邸以祀天同  
 ○又按黃琮以禮地兩圭以自執亦如植璧秉珪之  
 謂鄭氏並謂之禮地又強分崑崙神州為二以當之  
 非也。○政和四年禮制局言始則求神而禮之終則  
 正祭而祀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於求神之時  
 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為宮至地亦皆出可得而禮同  
 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蓋施於薦獻之時與大司  
 樂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  
 黃琮禮地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祇於此  
 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祇於此  
 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鄭氏之說本於識緯之書  
 前章如長孫無忌輩因嘗辨其非矣此議與。○蒲越  
 徐邈不同姑兩存之。已上祭地所執之玉。○蒲越  
 藁。○器用陶匏。已上器地。○祭地之牛角蒲  
 栗。○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  
 讀為幽黑也毛之取純毛也。○天子為藉千畝以事天地社稷以  
 ○地官牧人。○天子為藉千畝以事天地社稷以

已上祭地之牲。○天子為藉千畝以事天地社稷以

為醴酪齊盛藉在亦反酪音洛齊音酒正以法共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齊才細反○三貳三益

已上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

以祀錫音陽樊步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節服氏衮

冕六人維王之太常並詳見祀天禮○大司樂大合

樂分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示○凡六

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鍾

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鼓絲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疏曰禮地

至之日者以地是陰夏至一陰生是以還○鼓人以

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土神

右祭地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自此以後並

祭之日通典云其日王立於方丘東南西南面乃奏函

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圓丘

方丘備此二始謂圓丘之先奏圓鍾為宮之樂次燎

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鍾為宮之樂次則瘞埋

血及玉幣二者在正奏之前故云二始○元豐元年

九月陳襄等議陰祀自血起請北郊先行瘞血之禮

侯薦獻禮畢即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詳見祀

文獻通考

天燔柴條○瘞埋於泰折折之設反疏曰瘞埋謂瘞繪埋  
○太宰贊玉幣爵注見祀天禮○爾雅曰祭地曰  
埋○通典云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  
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所謂以匏象  
天地之性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獻王后之獻  
凡三獻也次薦熟於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盞齊  
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醴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  
獻凡四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醑獻  
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醴齊以亞之所謂  
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  
王每獻酒皆○大宗伯奉盞注疏見○大司徒奉牛  
作樂一終○大司馬注疏見○大司馬  
牲注疏見○大司馬注疏見

右祭地禮始終之序

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

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  
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  
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  
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兩鍾為宮若樂  
入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  
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  
樂也大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六  
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  
與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  
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  
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  
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致天神。而人鬼與之  
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  
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鬼。宜矣。鄭氏謂致人  
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於經無據。

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  
祭天者四時。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  
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  
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  
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  
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  
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  
明天道。社所以申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  
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

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梁宋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朱子曰。周禮有圓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也自有方澤之祭。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

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祈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汨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

右以上所述祀地禮文。係信齋楊氏祭禮。據經文所載條爲始終之序。如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祭崑崙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

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

所謂各如其器之色

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

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爲同

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以后稷。

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爲宮。

云云。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

州地祇則爲壇於北郊。名太折。玉用兩圭。五

十有邸。牲用黝犢。

陰祀用黝牲。

幣用黑繒。

幣經無文。據牲

用黑知當從其色。

配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按鄭氏解經。於天

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

人祀天之祀。郊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



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於北郊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秦折之語。而以爲秦折。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秦始皇帝卽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

漢武帝元符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侍祠之人著黃衣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陽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旦丘。宣帝神爵元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三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无帝即位。遵舊儀。間歲郊泰畤。東至河東祠后土。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請罷雍

時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立南北郊。從之。

詳見郊祀門

建始二年。正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永始三年。復汾陰后土祠。

四年。上幸河東祠后土。

元延二年。幸河東祠后土。

四年。及綏和二年。並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上崩。乃復長安南北郊。

平帝即位。寢疾。復甘泉泰畤。汾陽后土祠。

平帝時。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又奏以

天地合祭。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

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

高后配。詳見郊祀門

光武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

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營北郊于洛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

皇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地祇郊

二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

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故事。岳瀆位見山川門地祇高皇后用犢各一頭五岳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

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妣盛德之妃未聞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西漢武帝時始立汾

陰后土祠孝文時無祭地祇於渭陽事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按鄭康成分園丘與南郊為二方澤與北郊為二而所祀天地亦各有二名。曹魏郊祀遵用其說。然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園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地之祇往往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地之與地祇果可分而為二乎可笑也

晉武帝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

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  
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

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

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

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

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事非晉舊也

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

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郊廟牲幣

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駟駒漢則但云犢

未辯其色江左南北同用玄牲

晉地郊享神歌一首祠享天地五神迎送

歌見郊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

孝武帝永初二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

相對後還舊處

初晉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於北移之廢帝以舊地

吉祥復之

齊高祖建元二年正月次辛巳北郊犧牲之色因舊

不改而無配用王餘議

武帝永明三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並親

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袞冕用次辛之義

梁武帝制北郊為壇於丘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丈高一丈四而各

一墜其為外壇再重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

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皆

從祀地攢題曰后土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省除

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北郊有嶽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重遂省四望座松江浙

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

梁北郊迎神誠雅一曲三言

送神誠雅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

郊以皇妣昭后配

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郎郎中王元規議舊壇土徑廣九

丈三尺請加七尺以則地義下徑廣十五丈取三分益一高丈五寸請加尺五寸取二倍漢家之數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寶

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各山在中壇內四瀆大

川於外壇內后土神元后共用玄牡一玉用兩圭有

邱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

地。其後夏至祭地於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

以武德皇后配。為壇在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四尺。高四

尺。二。三。遺相去廣狹。周圓丘壇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圓丘。又為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丈

尺。

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用牲十二。

犧同圓丘。

後周祭后土地。郊於國北郊六里為壇。壇一成八方

六丈八尺。上崇二尺。方四丈。方各一陛。每尺一級。其遺八面。徑百二十步。內遺半之。以神農配。

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崇

丈方四丈。其壇如方丘。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為

方壇。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以太祖武元配。神

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

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

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州

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

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

間。唯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

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

日月星地祇神中祀三旬。星辰五小祀一旬。司中司

州宗廟社稷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之。命風師

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北齊後周隋北郊迎送神等歌詞同南郊

唐制夏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為方

丘壇用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祀帝在壇上神州在

七座於壇下外壇之內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

丘陵等三十座於壇外州用黝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

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

中書令房玄齡與禮官議以為禮有益於人則祀

之神州者國之所托餘八州則又不相及近代通

祭九州今除餘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

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廢神州之祀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方丘在祭地之外別有神州

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請合於

一祀以符古義仍並循附式令永垂後則可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水北安  
置。

奉常博士陸遵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  
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  
正月。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是陰用  
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從之。

武店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景雲三年。將祀南郊。有司請設皇地祇位。

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謹按傳曰。大祭曰禘。然則  
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

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  
享。禮太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  
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  
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  
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  
况地祇乎。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  
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伏惟陛下。自臨宸極。未親  
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  
神。豈可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



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制令宰相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暉等咸依會奏其事竟寢

開元十一年上將還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于汾陰睢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鳳繞壇日揚其光初有司奏修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獲古甗長九寸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長樂未央字又有赤兔見于壇側舊祠堂爲婦人素像則氏時後

河西梁山神素像就祠中配正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焉兼以中書令張嘉貞爲壇使將作少監張景爲壇副使張說爲禮儀使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祀后土爲蒼生祈穀自

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睢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懇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爲文

二十一年詔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  
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

天寶五年詔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  
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  
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  
今烝嘗之獻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  
今已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  
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  
崇蠲潔稱朕意焉

開元禮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

配座

每座籩豆各十一簠簋  
饗祖各一都七十二座

祭神州地祇於壇

第一等

籩豆各四  
餘如上也

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

五林五澤五丘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壇之

外各依方面

每座籩豆各一簠簋  
各一皆準舊禮為定

立冬後祭神州

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每座籩豆各  
十二簠簋饗

祖各  
一也

舊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  
皆降可得而禮鄭玄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  
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帝王封域內之神  
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

今依前禮為定既日地祇其樂合用函鐘之均八變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儀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袞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

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

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園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

南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已下尚舍奉御鋪御座

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

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

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

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鄴公於

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

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鄴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

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

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

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其裏聖侯於文官

御座以下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面

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

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

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

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圓丘儀又爲瘞

埴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

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

瘞位於壇西南當瘞埴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

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

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

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

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

者位於瘞埴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

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

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

俱北向西上介公鄩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

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

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

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

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鄩公西

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

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

上西方北方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

上攝事無三師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

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

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鄒公於道

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

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武官三

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

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

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鄒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

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

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

重行東面。皆北上。

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

牲勝於東壝之外。當

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玄牲一在

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

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

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

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壘一。在壇上。東

南隅。北向。象罇二。壘罇二。山罇二。在壇下。皆於南陛

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尊二。象罇二。壘

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

孟冬北郊酒尊

於神州酒罇之東如夏至之儀

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鎮海

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  
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坵以  
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幕設爵於罇下孟冬儀壇上之罇置於壇坵下之罇藉以席。設御洗  
及設玉幣之筐等並如圓丘儀。孟冬祭日未明五刻  
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  
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孟冬神州則設太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  
文武聖皇帝神座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岳鎮海瀆  
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丘陵墳  
衍之座。又設中岳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

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如別儀

鑾駕出宮服以袞冕。餘如上。幸圓丘儀

孟冬北郊同圓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  
其屬入實罇鬯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  
之實以益齊象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沈齊山鬯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沈齊儀  
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益齊以上孟冬同  
神州太罇實以沈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醴  
齊山川林澤之蜃罇實以沈齊丘陵以下之散罇實  
以清酒玄酒各實以諸齊之上罇禮神之玉皇地祇

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玄孟冬同岳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

掃除等並如圓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

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

南向將畢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

中臣某言請降跪俛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

官皆就遺外位攝事無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

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

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

者贊引各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介公嚮

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

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孟冬

神州大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博士引太

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

又以鎮圭授殿中監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仗衛

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

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

如圓丘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祝奏順和之

樂乃以林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作

文武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簇姑洗南宮皆再成偃麾戛鼓樂止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奏樂之節。並如圓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帛下倣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圓丘儀。攝事同圓丘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圓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簇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簇。饌至陞。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陞以出。皇地祇之饌升

自南陞配帝之饌升自東陞神州之饌升自北陞孟冬神州升自南陞。諸太祝迎引於

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陞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又進設岳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圓丘。攝事如圓丘攝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設遣太尉臣名下倣此。敢昭告于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商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祗瘞。式表誠懇。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

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函區夏載植群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練此元辰敬以音



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成備茲祇皇帝再拜。搯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太尉。再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取爵於坵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沈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于皇地祇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

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

犧齊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俛伏

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

與還罇所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

福並如圓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醴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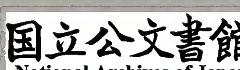
尉將升獻謁者一人引獻官詣盥洗盥洗匏爵訖升

自己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酌沈齊進奠於神州

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盥洗盥

洗訖各詣酒罇所俱酌醴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於

諸方岳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畢引



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沈齊。獻山川林澤。如岳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罇所。俱酌清酒。獻丘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觴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圓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帛。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埽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埽。諸祝又以岳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埽。東西廂各六人。實土半埽。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並如圓丘儀。其祝改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圓丘儀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爲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祭。至冬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祖卽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

文獻通考 卷七十六 二十五  
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阮塹及車馬之迹。又兩壝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卽徙壇於方丘之西焉。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太祠禮。

汾陰后土。漢武帝元鼎中所立。唯上祠。宣帝元帝成帝。後漢光武。唐元宗。皆親祭。是後曠其禮。開寶

九年。徙廟稍南。是年始遣使致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修製。遣使奉上。

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言進士薛南。率耆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列狀求詣闕請親祠。詔不允。仍止。其來七月。復上表固請。群臣亦詣東上閣門陳請。八月。詔以來年春有事于汾陰后土。

有司定制。玉冊金玉匱。度廟庭擇地爲埽。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闊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

同文寶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徒  
舉石覆之石厚一尺繫繩填泥印寶悉如社首封  
臧之制皇帝省視訖加盖其上封固爲小壇廣厚  
五尺從之九月經度制置使詣睢上築壇如方丘  
之制廟北古雙栢旁有堆阜卽就其地焉十月禮  
儀使王欽若言準儀注祀畢太尉封玉冊於廟庭  
石匱百官班于庭中皇帝詣廟禮畢至石匱南北  
向省視

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  
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  
宮至睢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曜  
郊次眺覽久之己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  
服供具庚申群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睢壇夾路  
設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  
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祗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座之左  
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睢上多風及  
行禮頓上黃氣繞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  
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設登歌奠獻省  
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鄧丘亭望河汾還行宮鼓  
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隘路民有扶老携幼不遠千

里而至者。壬戌御朝覲壇肆赦。是行塗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霑服之患。又農事方興。耕民懽忭相屬。三月。駐驛西京。四年。詔睢上后土廟。宜上額爲太寧正殿。

慶曆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白。其後禮官馮浩言。皇地祇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如唐郊祀錄增廣。因詳制度之未合禮者。五年。諸壇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諫官司馬光奏。告天行謚。

號於圓丘。而皇地祇止於望。告下同。賸食。失尊卑之序。下禮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就壇行事。

景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遣內臣降香。春秋朝陵。諸祠祈解亦然。

慶曆用羊豕各五。正配山罍簠簋二。皇祐定壇高三尺。廣四十八步。四出陛。

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樞密院直學士陳襄上言。合祀天地于圓丘。爲非禮。請依古禮。祭地於方澤。詔禮院集議。詳見郊祀門至六年。尚書禮部言。太

常寺修定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

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親祀北郊。盡如南郊儀。其上公攝事。唯改樂舞。不及備官。其俎豆樂架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並如親祀。

哲宗元祐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于圓丘。

集議見郊祀門

紹聖元年。右正言張商英。御史中丞黃履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去合祭之禮。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之禮。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以親祠北郊。然後可議。罷合祭。則先帝罷

合祭爲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祠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若謂盛夏難於出郊。則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師。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當循祖宗舊制。權戶部侍郎李珠。以乘輿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楫。以事天地。不可以暑暘廢大禮。給事中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請用十月。親祭皇地祇于北郊。吏部侍郎豐稷。請於夏至前三日。

皇帝致齋於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廟。至日五鼓詣北郊齋殿。質明行事。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起居舍人葉祖洽謂北郊之禮主於事地。而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於理爲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祕書少監晁端彦。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天地。自後

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祠北郊。其親祠北郊之歲更不親祠南郊。明年乃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惟官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

權禮部侍郎黃裳等言。南郊用大駕鹵簿儀仗二萬六十一人。明堂祫享用法駕計一萬八千八十八人。今親祠北郊備物。則當用大駕。如以盛暑之月稍減煩文。卽依明堂禮。用法駕鹵簿。詔依南郊用大駕鹵簿。

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羅綾爲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難用袷服。謹按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袞冕制度。改用單衣。從之。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帟。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日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費多矣。徽宗崇寧元年。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壇中布列。從享星位。其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壇。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祗。莫非山澤而何者。來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暘攷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壇。從之。

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勾芒。地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乘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旣從享於



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  
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  
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  
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岳鎮海瀆之  
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  
二或繫於神州皆有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  
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  
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  
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  
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

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明推  
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  
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  
秩視諸侯五岳不視諸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  
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惟天莫尊於上帝而  
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岳帝次之神宗皇  
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  
岳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  
一成並從之

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於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僚與隨駕衛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徧而不舉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裁定以聞又詔夏至齋宮大內門曰廣裡東徧門曰東秩西徧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門裏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

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永泰陵詔以其日為景貺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為定制

十二日皇帝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俱為亞獻越王偲為終獻前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七日於內殿一日於齋宮舊儀侍從官設次青城內

餘就草場今聽於青城附近官舍設次日給食錢更不具食祭前一日奏告

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太次於外壝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設皇帝褥位於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

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南門之外。設饌幔。內壝東西門之外。開瘞坎於壇子階之北壬地。光祿牽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於壇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鄼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於壇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於第二成午階。席以藁秸。五官神嶽鎮海濱。各以其方。設位於第二成。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於壇下內壝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

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飲福位於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燿火於望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筐於酌尊所。又設籩豆簋簠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間。血槃一在登之前。簋一籩一在籩豆外。簋在左。籩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太尊三。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爲上。尊南罍北。又設筐一於第二成子

階之側。實以槃坩二於正配位尊罍之次。又設

內侍供奉皇帝盥帨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設

象尊二壺尊在壇下子階之西。俱南向。東上。皆

加杓。幕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

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槃一

神州地祇在籩豆間。簋一。籩一。在籩豆外。簋在

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壝神位每位皆左

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簋一。籩

一在爵之前。簋在左。籩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間。

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犧尊二。山尊二。壇

下。每方設蜃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蜃尊散

尊外。餘皆有罍副之。凡尊罍皆加杓。幕。又設正

配位。籩豆簋簋俎斗鬯各一於饌幔之內。太府

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於筐。皇地祇玉以黃

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

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嶽鎮海瀆諸神幣。

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於神位前。瘞玉加

於幣。先是郊祀尊彝籩豆簋簋之類。習用前代

無所考。正上遠稽三代作郊廟禋祀之器

至是舉而用之。粲然大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

輿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

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輅於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輿升輅。至齊宮明禋殿前。迴輅南向。左輔奏請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衮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寧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搢大圭。

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圭。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俛伏興。再拜。樂止。恭安樂作。請大祖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幣如前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之樂作。奉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盥洗。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壇上。樂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

皇地祇神位前。搢大圭。跪執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太祝讀冊。皇帝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如前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歌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文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作隆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如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禧安之樂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撤俎豆。登歌成安之樂作。卒撤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寧安之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樂作。降自子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瘞。舉燿火。瘞半坎。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闕門。殿中監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

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徽宗夏至親祠后土于方澤。凡四

政和四年五月十二日宣和二年五

月十八日五年五月十四日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爲五月間天

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禮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路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

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耶。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議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嗟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

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喻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爲南北郊。南郊則周人之圓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爲難。而常以北郊爲難。夫五



月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事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遠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

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又曰。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先鄭後鄭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褰。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麇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於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玄上纁下。大裘者。黑羔裘也。玄衣之下。用黑羔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玄上纁下。何也。易曰。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旺於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爲纁。故裳用纁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是也。自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於裳。凡十二章。歷代皆然。至周而又備纁旒之數。邾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纁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衮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五祀則希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祇。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周禮屢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屢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衮章。斯言也。信而有證矣。

按北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于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朝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朝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

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爲不當並祀於圓丘。而終不能親祠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爲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圓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太廟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併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曾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圓丘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矣。而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略。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救政。何難更張。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方澤。應奉支賜。務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爲至論。但恐當時方昌豐豫之說。繁費未必能省。所以中興之後。國勢倥偬。則不復能遵而行之也。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日至祭皇地祇

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位。每位尊爵。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麇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於天慶觀望祭。

二年。禮官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為難。且於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太常寺每歲常祀。夏日致祭皇地祇。係於行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設位行禮。以太祖皇帝配。三獻官依儀初獻。係差宰執。亞獻禮部尚書侍郎。有故或闕。次輪別曹長貳。次給舍諫議。終獻太

常卿少禮部郎官。有故或闕。差比司官。次輪別曹

郎官。合用禮料牲牢。羊一口。豕一口。籩二十有六。麥二。苽二。苳二。

鹿脯二。乾棗濕棗。乾桃濕桃。乾榛栗。實體蕡白黑形鹽臚鮑魚鱸糗餌粉飡。籩八。稻梁各四。

登一。大羹。幣一。毛血。簋八。黍稷各四。豆二十有六。餈食糝食芹兔醢深

蒲醢醢二。菹菹鴈醢。笋魚醢。三葵羸醢。脾析麇醢。大蛤蜆醢。豚狗韭昌本菁鹿麇。芻麇麇二。俎

八。羊腥腸胃肺羊熟腸胃肺豕腥膚豕熟十一。尊壘

共二十有四。著尊二。一實元酒。明水一。實益齊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

一實益齊。一實醴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以上各加壘二。隻係

水實明



管長尺四寸今賣錫給所吹者干盾也戚斧也戈鉤  
矛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竿三十六簧笙十  
三簧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箎以竹爲之  
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又  
云八孔箎帝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箏笙之名氣鼓之  
而爲聲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祝如漆桶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其椎  
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齧齧刻以木長尺櫟之脩  
者謂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執  
營爲調者和調音曲飭者整頓器物也  
命有司爲

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鄉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

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  
帝也自鞞鞞至祝敵皆作曰盛樂凡它雩用歌舞而  
已百辟鄉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  
曰龍見而雩雩之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  
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

謂諸侯也既雩之後則命諸侯祈祀山川百源百縣  
者以先帝配者五人帝也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  
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五月之  
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  
爲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  
記之於五月也郊特牲疏曰其爲祭五天帝則  
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

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於

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楊氏曰愚按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

夏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雩而舞雩爲旱而雩

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遠爲百穀祈膏雨。與啓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註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陽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註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註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奏祀昊天上上帝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帝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辯也。



右孟夏大雩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

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歲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

地。○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

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而造巫恒。

玄。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疏曰。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

案。視舊所施。為而法之。○春官。○女巫。旱。曠。則舞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曰。女巫。舞。旱。祭。崇。陰。也。故

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曰。此歌者。憂愁之

有哭者。與以悲哀。感神靈也。○疏曰。此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曠乎旱。○舞師教皇舞。帥而

旱曠之事。旱曠之事。謂雩也。曠。熱氣也。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較。疏。曰。玄。謂。皇。析。五。

羽。為。之。亦。如。較。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

羽。明。其。羽。五。采。其。制。亦。如。較。舞。若。然。較。舞。○稻人旱

曠。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穀。急。須。水。

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祭。斂。也。○地官

湯之時大旱七年。雩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

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

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

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

疾旱也。

東漢鍾離意傳注云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齊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

林以六事自責。說苑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

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

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

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

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

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

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

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故

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

曰。今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

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

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說苑 ○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

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

卒而天大雨。新序雜事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 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飢。克駿而年豐。今邢方無道。

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雨。僖公十九年左氏傳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

山。子鄭大夫。三。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

山林也。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罰大矣。奪之官

邑。昭公十六年左氏傳

春秋穀梁傳。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

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毛澤未盡。人

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比地之所生。謂之毛。公

言秋曰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耘音云。雩月。雩之正也。月

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

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

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

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

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

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

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

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為先

大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不敢煩民。請

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

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月令。大雩。

帝疏曰。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

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

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相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自某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

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克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偏雩誤矣。詩序曰。夏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

祭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為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祖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鄉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地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地齊禮

右因旱而雩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疏曰。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欲令改過修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早禱。請自郊。祖官無所不祭。非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為早禱。祭皆用牲。非日月之皆不鼓。皆猶災也。月侵日為皆陰陽逆順。傳稱日月之皆日月。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救日以鼓兵者。謂伐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鄭大水。龍闔于持門。聚衆也。皆所以發陽也。

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

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

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昭公十九年左

氏傳

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

董仲舒春秋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

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入日。

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

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

潔清辨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

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

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

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

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

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

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

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

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

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豨。豬皆燔之。於四

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開里北門。具老豨

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豨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灰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盞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

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豨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入市。家人祠中雷。毋過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毋飽五。毋音模。禮謂之淳。毋飽音移。周禮曰飽食。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



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間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庭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

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

董仲舒奏江都王云

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法而已。

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繫社。社太陰也。朱火包也。絲屬離。離天子代鼓於社。

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術也。

漢舊儀。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爲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雲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已塞。各如具常祭。牢禮。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禱求雨。到七月畢塞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

按漢世未嘗舉雩祀。通典謂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而漢舊儀以爲有雩壇。且指龜山沂水以言其所。卽論語言魯黜樊遲所游之地。蓋魯國祀天之所。去漢都甚遠。非國城南郊。

之外也。然漢人舉祀事。大槩多即前代舊祀之地。如雍五時祀上帝。則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陰之類。皆以為古者嘗於其地祠祭。然則豈魯沂水之雩壇舊址尚存。漢曾就其地立壇舉雩祀耶。

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皆少。府

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何

注公羊傳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恐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故賤凌貴

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閉諸陽。衣旱興土龍。山海經云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云土龍。本此氣。應則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

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如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

請。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

穆帝永和時。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

阮湛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墀論語。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魯城東南有舊跡存。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

十三

祈上帝百辟

旱則祈雨

大雩社稷

文獻通考

卷七十七

十三

山林川澤。舞僮八佾。凡十四人。皆玄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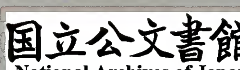
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日久則災甚。微則祈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飢饉之甚。為歌哭之請。

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斲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

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今武帝過密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嗟吁之義。既非僮樂。此不涉嫌。祝史稱祠。仰祈靈澤。舞雩無闕。

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



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

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是停

用柴燔。從坎瘞典。

時儀曹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

則明堂又無其事。

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

行七事。

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推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合男女。

郵怨曠。七徹膳羞。施樂縣而不作。

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

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于

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

大雩。上帝。徧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

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

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

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壇。舞僮十四

人。皆衣玄衣。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

而畢。旱而祈澍。則服以太牢。皆有司行事。

雩則若不報也。

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

五事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

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

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祈而

澍。亦各有報。

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墀配享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以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壇。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卽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繖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太宗貞觀時雩。祀於南郊。

高宗顯慶時。行雩禮於圓丘。

玄宗開元十一年。初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宗廟。每月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卽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及所經祈者。皆報祈。

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玄注。月令。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

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開元禮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太宗文武聖

皇帝配。籩豆等如冬至儀都十七座。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五人

帝壇第二等。籩豆各四。簋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每籩豆各一。餘各一。

其儀並如冬至圓丘

### 時旱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瘞埽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

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埽瘞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埽。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尊坩罍洗篚。幕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尊罍篚幕者各位於罍罍篚幕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室春夏用兩犧尊。秋冬用兩著尊。一實明水。爲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



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墀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尊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

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謁者進還本位。諸太祝各還尊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位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尊所。執尊者舉幕。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為水旱癘疾蝗虫及征伐四夷各臨時制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尊所。謁者引祈官。次詣

懿祖以下諸室。如獻祖之儀。唯不訖。盥洗。謁者引祈官詣

東序西向立。諸太祝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一太

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

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拜訖。

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式。興

還尊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奉禮曰

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

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埽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

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

取幣與。降自太階。詣瘞埽以制幣置於埽訖。奉禮曰。

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實土半埽。謁者進祈官之左。白

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

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太廟

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得

所祈報祠用太牢受昨與將祈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于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

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

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

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清酒脯醢。明薦于太

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大稷祝文同后土氏祝

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餘

同。后稷文同得雨則用太牢瘞幣血飲福受胙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敢

陳精誠惟神昭祐降茲嘉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酒醴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太社以后土勾

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后稷后上氏太稷祝文並同每配祝無玉帛字

時旱祈岳鎮以下於北郊報祀同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就祈及祭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

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

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

瘞培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

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

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

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

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

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南北上。

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之於

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

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岳鎮海瀆各山尊二。山川各蜃

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坩以置爵設罍洗筐

幕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筐幕者。位於

罇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

設岳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

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

其服郊社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壘山尊實以醴齊

其明水各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岳鎮海瀆皆

實於上尊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於內壝東門

色俱丈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

祝以下與執罇壘篚幕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

門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郊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壘篚幕者各就位贊引引御

史以下行掃除如常訖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

所贊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

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

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

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

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

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岳

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

初授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

奠幣再拜訖太官令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

奠幣再拜訖太官令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

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詣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與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東方嶽鎮海瀆。乂闕時雨。黎元恒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東方嶽鎮海瀆。尚享。太祝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瀆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

訖。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次引獻官就罇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與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岳祭祝與獻官再拜。跪奠版於神座。與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撤豆如式。與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

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  
埴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埴謁者進初  
獻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  
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  
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報祀用牲幣飲  
福受胙於東方  
岳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唯飲福即不受胙  
埋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報社同

時早就祈岳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內外  
又為埋埴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  
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

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埴之

南北向海瀆南設奉幣位向光所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

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坵罍篚各於常所執

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

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座及實罇罍如常儀太

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實  
脯豆一

實醢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

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

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

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下皆

就位。贊明。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面立。太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岳鎮海

瀆各隨其稱祝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

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撒豆如

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

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

於在位者將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壇。東西

面各二人。奠土半培。海瀆則以幣沉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

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

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

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

其祝版燔於齋所。

得雨報祠與特牲其沉瘞幣血及飲福受胙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

同祝文與北郊報祠同

### 久雨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

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樽以其日質明。

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罇各於神座之

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並實以中爵執罇罍

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

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郊社

丞與良醞之屬實罇罍。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

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太

官丞出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

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跪迎設於神座前。訖

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

盥手洗爵詣罇所。執罇者舉幕。獻官酌酒進神座前。

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某

官姓名。昭告于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

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于神。尚享。祝興。獻官

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



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撤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前日以霖雨式陳誠禱。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享。

諸州祭城門縣祭祈

若霖雨不止。祭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齊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培。餘與祈

祝神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

縣令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于城門。尚

享。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餘福。餘與祭同。祝曰：前以霖

雨。式陳誠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餘同上

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為大祀。國初以來。以四祖迭配。太宋卽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太祖開寶九年。詔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卽大雩之祀。詳見郊祀門。

真宗景德三年。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

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則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歲帝籍之。收于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亨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尚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太祖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岳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詔用其禮。惟不祀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饗如禮。

大祖太宗時。凡京師水旱稍久。上親禱者。則有建隆觀。大相國。太平興國寺。上清太一宮。甚則再幸。或撤樂減膳。進蔬饌。遣官禱者。則天齊。五龍。城隍。祆神四廟。大相國。開寶。報慈。乾明。崇夏。五寺。及建隆觀。令開封府祭九龍。浚溝黃溝。于張。于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廟。雍熙後。多遣宰相近臣。至道後。又於寺觀。建道場。復遣常參官。或內侍。詣岳瀆致祠。咸平後。祈禱。又增玉清。昭應。景靈宮。會靈。祥源觀。太一宮。或親幸致禱。

真宗咸平元年。以旱遣使禱衛州百門廟。白鹿山門百

廟以祈禱有應賜名靈源廟

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饗餌。率羣官鄉老。日再至祝酹。不無用音樂。巫覡以致姦瀆。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里之數。器之大小。龍之脩廣。皆取五行生成數焉。詔頒諸路。及令祀雨師雷神。

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鏤板頒下。其法擇潭洞。或湫。灤。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縣令

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一尺。闊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亦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勿鵝頸。取血置槃中。楊枝洒水龍上。俟雨足三日。賽以猴。取畫龍投水中。

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以嚴祀事。並從之。

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園丘之左。已地其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爲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

熙寧元年。帝幸寺觀祈雨。詔在京舉望祭禮。諸路分禱岳鎮海瀆。名山大川。又幸相國寺天清寺。集禧醴泉觀。祈雨。雨足。幸西太一宮報謝。

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按禮記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周禮太祝注。曰

禮樂皆用牲是祈禱有牲也請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高宗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其後又於圓丘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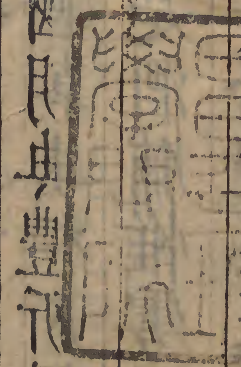
紹興八年以時雨愆候令臨安府差官迎請天竺觀音赴法慧寺建置道場如法祈求候到宰執率侍從前詣燒香

其後每祈水旱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就明慶寺建道場或差官就天竺寺祈禱

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陽爲沴檢點國朝典禮凡京都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祇詔命宰臣以下分詣嘗祭八月三日獲感應復命報謝

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爾王淮等奏初疑後時而禮官謂有祈必有報上曰既是天地宗廟社稷官觀亦不容已淮等奏報謝只是酒脯上曰如何無牲牢淮等奏國朝典禮所用酒脯謝如常祀但紹興以來並只是酒脯惟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禮上問前日雩祭禮儀及歌雲漢之詩樂工能之

否准等奏三獻並用宰執一篇之詩工人兩日習



曠亦不容日數等奏辨攝只是酌觀上日收向無  
豐官歸首所必首辨上日對吳天此宗廟攝豎官  
宰辨數呈太常寺子攝兩王數等奏既錄於辨而

辨攝

亦隨命宰亞以不允龍書祭八月三日數懇懇命  
兩法依此波望告又所宗廟攝豎又專所上帝皇此  
傳其醫凡京滯旱限所岳數數費又前山川維典雲

